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袁懐璞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卷三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賢良策一 並依朱子通鑑綱目刪本

董仲舒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

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

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令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令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有

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行王道興教化読得深切着明管敬仲對之無色矣

況其他乎董子嘗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

惟其有此一副本領故宜其視管子輩若無有也○漢世醇儒首推董子諸葛公諸葛公用而董子不盡用諸葛公之才或過于董子至學術之深醇董子優焉賈劉議事非不明快痛切然本領皆不及董匡衡名為儒而所言者多經書之緒餘儒者之皮貌其氣骨又不及賈劉所以有匡張孔馬合傳之譏故知氣節不足稱皆于道原上未徹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

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

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汲長孺對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不切中但語過戇直篇中殆王心未加焉一語何等深摯遂告以設誠致行內聖外王本領也又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令列侯郡守歲貢二人是何等規模惜乎不究其用也○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雖公孫弘等上疏成之然實發自董子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

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

又聞之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葢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

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獘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獘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

令一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首言法天盡性而即繼之曰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大儒之言原原本本切實可循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也遂因此而極言之中戒廌紳貪利一節全是發人廉恥之心千載下賕吏見之猶知自飭末段推尊孔子以一學術如太陽經天陰霧盡息蓋學術一則治術自一愚以為定漢家四百

年天下之基非過溢也

董仲舒傳贊　　前漢書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吕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

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吕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通篇不下斷語只以援引作斷風格既高神韻亦絶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

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

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子長作論贊不尚在斷制多以筆墨勝孟堅作史則意在勸懲斷制極不茍論文筆有踈密之分子長較

高論見識孟堅更勝此篇末段議子長不能保身孟堅卒亦不免何耶但孟堅之于竇氏第憲出征時請使典文章之事非夙有阿附如谷永杜欽之於王氏也

朱雲論張禹　前漢書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
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
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

旌直臣

張禹附會經義使成帝不疑王氏與李勣阿附高宗立武后皆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雲之請尚方豈爲過激特其突出竒峯事太爽快履尾批鱗凜凜乎帝猶旌其直以此知成帝之昏猶未甚也然亦賴有辛慶忌之救慶忌誠丈夫哉朱子作綱目書曰左將軍辛慶忌卒以褒之慶忌之救朱雲大類張萬福救陽城同出武臣偉哉

疏廣傳

前漢書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讙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

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

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説服皆以壽終

二疏所以教太子者未知果能迪以仁孝誠敬之本用賢納諫之要使即聖賢之言切已而體驗之乎抑徒是章句之末耶然其知止足之分加人一等歸家不買田宅又可為俗下薦紳仕宦而歸便止求田問舍全無潔已型家之念者下一鍼砭

上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于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

言之行發于近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令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

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于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吉正直有學術知本務此疏董賈而後不多見也使其得用過匡韋遠甚矣惜宣帝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宣帝之治未純者以此

上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

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敺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容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供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迺

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容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

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于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疏上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宣又上書極言帝用其言又以宣為司隷

目擊時艱嘔心而出雖無痛哭流涕字面然情迫詞切比賈長沙又甚矣文帝時天下昇平長沙為防微遠禍

之計哀帝有亡國之兆不得不如此七亡七死等語過于激烈非對君之體然在樂受盡言者得之猶琅玕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宫傳贊　　前漢書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宫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非不歸然儒也體察不深操持不決遂依阿以至於此

被孟堅數語誚盡嗚呼學儒者可不深自警懼乎○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操履則程朱之澤較宏也匡張孔馬雖不得與董劉比然其派别大都如此戴聖馬融猶被指謫況其他乎

諫京師立共皇廟疏（依通鑑本）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令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王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隳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立廟京師尚不可況嚴嵩主議乃公然奉肅宗奉興獻
主于太廟乎總之古人尚朴重名分抑私情故傅太后
雖以祖母之勢抑哀帝然所稱者不過曰帝太太后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長
安徙四親廟於舂陵致堂胡氏是之余謂光武中興與
他帝不同尊四親為帝無所不可光武不行非薄也古
人尚朴也然欲躋四親於太廟置武宣等不祀於義不

可故另立廟宜也至宋濮議當主温公而絀歐陽明大禮議當主楊氏父子而絀張桂此定論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前漢書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迺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不難受爵位多陷于匡張孔馬之譏者可不謂大哀乎

○未仕而遭亂世則不宜出孔子所謂無道則隱是也既仕而受恩深重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法在過激以取名壞事固非忠誠謀國之心若觀望游移以居位天下未有失名節之人而能為國家者也李東陽不同劉謝以去雖有保全善類之解說君子羞之況其他乎

儒林列傳序　　史記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甞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

諸侯恣行政由弱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争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歳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
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髙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

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讀此頗知周漢間學術興廢之迹序次頓挫風神雋絶逸氣遄飛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

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所傳酷吏武帝時最多序却説秦時用酷者

而以漢興接之寓意深矣

西域傳賛　　　前漢書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

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

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搉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

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

尚絃

賛西域耳而武帝侈心遠畧如繪髙文雅調函蓋包孕勸戒昭然蔚宗畢竟多斧鑿痕不能學步也

王莽傳賛　　　前漢書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

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虚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

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子長項羽賛孟堅王莽賛皆千古絶調子長以疎宕高簡勝孟堅以縝密蒼欝勝亦其筆性然也項羽舉事無成猶或惜之其坑秦卒弑義帝酷虐甚矣若王莽之可憎惡又數倍於項羽孟堅作賛極加修飾之功

古文雅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杜茂材

古文雅正卷四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賜馮異敕建武二年　　漢光武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

帝王之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此以異代鄧禹也禹已入長安復不能制赤眉故以異代之異至禹復邀與同戰又敗禹歸異能自破赤眉始以盆子降異不伐不殺又有戰功誠中興賢將也○中興戰功昆陽之捷帝有神授王郎之破耿弇父子有力焉弇最英武又有平劉永張步之功鄧禹首贊大計有關中之功冠恂有餽運之功吳漢來歙岑彭等有平隴蜀之功然余所最喜者馬伏波也伏波英

爽有學問恨光武不使之治國耳如平交趾即能安定區處耕種使數世猶守馬將軍故事此其治行當過寇恂矣伏波其人豪哉

賜竇融璽書　建武五年融遣使奉書獻馬帝喜荅賜璽書　漢光武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
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
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
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
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

當與文帝與南粤王璽書叅看文帝仁厚渾璞不露
光武寬厚畧露英敏之氣其足以服遠則一也文帝

文章無修飾此篇却極作意其為帝王之言則一也

○曹子建高光論謂光武優於高祖此確論也高祖挾智任術光武寬厚長者即廢郭后一節雖為盛德之累然比釀成呂后之禍懸殊矣石勒乃尊高而並光特以其能駕策羣雄耳

與公孫述書 六年　　漢光武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

辛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心怨詞嚴筆挾風霜○述及囂兵敗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忍破滅帝誠仁人哉○書辭有言簡而意切者如宋太祖時伐北漢劉鈞復書曰河東土地狹小本不足以當中國但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憐之故終鈞之世不加

兵今讀此數語誠可哀憐不然太祖何不以卧榻之
側對乎

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　漢光武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舍近謀遠者勞而無
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
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人
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
永平之盛也此詔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
後有舊遠邀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
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為心猶不能弭羌禍愈烈追思
此詔究如逆睹○晉宋南渡後並有不共之仇不得
忘秣儲之心然亦須内養既充相時而動餘凡好事

邊功者未有不敗悔者也南朝元嘉之業衰由于王

元謨等北伐致六州蕭條宋賈似道及二趙則又不

量力而挑兵以速其亡兵可易言哉

祀明堂詔 永平二年 漢明帝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

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

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

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

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詞既典重心復抑畏明帝治化之盛優於文帝但文

帝仁厚恭儉性質非明帝所及○東京節義全是光武明章三帝所培養而成然明帝功尤多如尊師傅興學校至使匈奴亦遣子入學則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手詔東平王國傳 十一年　漢明帝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釆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其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

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細玩此篇欲歌欲泣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為善最樂傳家之寶

報有司詔建初元年欲封諸舅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故有司上請后報云

明德馬皇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韝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兾以黙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

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語語出肝膈千百載而下試為切己雖誦數遍而不能去其奢淫之心者鮮矣

重請封諸舅報帝重請曰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不加恩於舅乎后報云

明德馬皇后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
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
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文有疑情則佳情款則其詞兼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冀汝朝夕修我一段使我長言詠歌嗟歎猶不足矣○東京賢后推馬鄧然鄧后臨朝內則災荒外有羌禍亦緣后賢故足以弭之然專政之心不可掩也豈明德之比哉○漢唐宋后之最賢者漢則明德馬皇后唐則文德長孫皇后宋則宣仁高太后

詔三公 元和二年

漢章帝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異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

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為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浸淫及于桓靈權奸宦寺專朝非徒根本壞也賄賂請託公行守令俱以貪虐為事故民不聊生黄巾等賊相繼而起西漢成哀之世朝政壞而吏治未盡蠹故人心思漢光武一舉而中興東漢桓靈之

世朝綱亡而吏治不堪言故終至于不可救吏治之切于國計民生也如此○章帝最惠民之政人賜胎穀三斛則不受澤之家鮮矣兩漢賦薄而賞賜多祿俸厚何也無養兵故也

皇后紀序　　後漢書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

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于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

中閲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迺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喆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斃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雲臺之上家嬰縲絏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

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别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纉西京外戚云爾

漢之大害外戚與宦官耳外戚之横則由母后專政始也西漢既誤東漢再誤蔚宗原本言之鑿瞻中有勁健氣有磬摯筆洵足追蹤漢魏非五代人所能學步也

齊王縯傳賛　後漢書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

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益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以伯升之英武豁達而舉事不成天也伯升頗類孫伯符兄不成而弟繼之但仲謀不能及光武帝耳又頗類項梁但梁烏能及伯升羽之卒無成又不必論

也賛語道出伯升心事極為悅惜無限低徊

河北說光武帝　　鄧禹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禹有大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為戰將最後與膠東固始三人獨參朝議隱然柱石老臣

貢舉議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𣸣疏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因上言　韋彪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
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
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探本之論○漢舉孝亷以守相主之魏立九品中正
以本郡薦紳有才望者主之所舉以行亦自有見然
其究也上品無寒門純重閥閲勢使然也六朝皆循

行此法故門第最重至隋始行進士科開科舉試文之局不闗行誼唐初立法猶有十科後只用進士明經二科以進士為重如每歲合一百人大約明經八十人進士二十人也五代及宋俱依此然唐無彌封又無禁挾書至宋太宗用彌封再傳又用謄錄防閑愈密矣明太祖始定三年一試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

而欲闚千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

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猒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蒼鬱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派其轉折疏暢處開八家之風然辭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攀躋余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二論不可不熟讀賈以雄偉勝班以健爽勝皆千古絶調讀之能令人神酣氣爽

議答北匈奴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

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

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
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
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
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
數請兵將歸埽北庭䇿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
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
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

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裁答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文正與元昊書高自位置諄諭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强而宋弱也

諫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疏　東平王蒼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起自强秦古者丘隴且不欲

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

漢賢王推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河間有功經學可以配享文廟東平好善始終一德令讀此疏言簡意長仁孝之用心藹如可誦

論喪服疏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

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
典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陳忠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

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髙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疏入宦竪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颯等議遂著于令

三代以下有志行三年喪者晉武帝北魏孝文帝宋孝宗耳至情大禮向意漠然者之多也陳忠此疏運以經術本以至情文亦入西京之室

上王暢奏記　　張敞

五教在寛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

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

臣將相繼世而陸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暢深疾贓吏責令自首有隱伏者使吏發屋伐樹㪨故諫之詞旨温厚尚德緩刑可以迎導善氣永為酷吏之砭

劾中官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

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令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

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

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

竪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

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

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漢末如張綱傳燮皆至性男子也綱有埋輪之舉又能撫張嬰燮有中官之劾又能死節讀斯篇忠義之氣將以惻誠唐裴中立軍中一疏謂朝中奸黨盡去

則逆賊不討自平情事如一

陳便宜策　　荀爽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

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尭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尭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

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

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宫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

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曽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四事皆人倫之本禮制之要秦漢以來失之大者拘儒曲生吹疵文義庸才俗吏習急簿書失得之數莫

得而本夢夢千載正坐此耳漢世重經術故政教雖失于上而風俗猶茂于下若關西楊氏父子荀氏八龍兄弟其尤賢者也○東京奏疏文多簡重整肅頗少疏宕然滌浮言固緣此時風氣或者以為被范蔚宗删節固然至三國以後專修飾雅鍊畧帶神韻惟諸葛公出師表忠愛從肺腑流出竟為至文曹子建高才出羣文筆超絶沿至六朝遂成排偶矣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岸異張燕公未脫排

偶能加以典重耳柳晃李翰筆頗踈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以為作手終有愧于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甚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緣學識冠絶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為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于超脱譎怪别一種也

前漢紀論　　荀悦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

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

旻深探本之論三代以下第一經濟也朱子深以為然其後周隋之間稍見施行至唐租庸調而法始備

遺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葢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葢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

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商量出處處皆有情悃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

氣○徵辟之風至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敦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于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重節義如三李杜皆不得免時事可知矣獨黄瓊稍重厚雖直言無隱保全善類然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薦五處士皆不至又翩然遠矣○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五處士謂徐穉袁閎姜肱韋著李曇也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以此然禹罪尤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諫召外兵何進規誅宦官事久不決紹等人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入京

以曾太后
琳諫云　　陳琳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

數語道破琳誠先見哉

孔融傳贊　　後漢書

昔諫大夫陳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冈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余初讀子瞻贊北海文推尊特甚以為出自子瞻之創論北海千載下第一知已也及讀後漢書乃知蔚

宗已先言之一結既出以沉痛末數語風調更佳似

雪鶴灑翮天空

自訟疏　　孔僖

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

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倡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

誅

古人質直不事忌諱左氏不諱魯司馬氏不諱漢班氏父子猶漢臣也作漢書亦不諱後世非異代不可為史矣此疏痛快直捷且為不能光揚前烈徒好掩諱者發矇

古文雅正卷四